

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学习 拒绝被算法塑形

各尽其责， 维护技术向善的底线

□ 卢家银

近日，一张西安大雁塔玄奘法师铜像长满青苔的图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，引发热议。经向西安大慈恩寺求证，网传图片系AI生成，内容与事实不符。该事件再次将AI生成内容的真假争议推向台前——如今，这类虚实难辨的内容正随人工智能的普及不断涌现。信息真实是社会信任与秩序的基石，AI作为内容生产的新引擎，其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能否履行义务，直接决定着技术红利能否转化为社会价值。唯有各类主体恪守真实底线，才能避免无数智时代陷入真假不分的信任危机。

人工智能不同于传统技术工具，其技术特性决定了提供者和使用者必须共担责任。这既是遏制信息造假的关键，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然要求。AI技术的发展速度已远超传统监管响应周期：一条AI合成的虚假谣言，几小时内就能演化为舆情事件；一段伪造的外卖小哥与保安的冲突视频，可迅速激化社会情绪。从消费者因AI虚假测评误购劣质商品，到企业因深度伪造文件遭遇商业诈骗，虚假内容的扩散往往始于服务提供者的技术失范，因使用者的放任传播而愈演愈烈。如果将AI比作“汽车”，服务提供者就是“制造商”，既要确保“车辆”性能达标，也要为安全使用设定基础规范；使用者则是“驾驶员”，需遵守“交通规则”，对自身行为负责。二者各司其职、相互配合，才能保障“道路交通”顺畅安全。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，需要技术提供者与使用者各尽其责，坚守技术向善的底线。

在人工智能时代，AI服务提供者作为技术源头，应当承担首要责任。这包括3个方面：其一，履行内容标识义务。服务提供者应借助数字水印、元数据嵌入等技术，对AI生成内容进行明确标注；同时，要建立分级分类的风险提示机制，针对不同应用场景设置差异化的警示信息。例如，在新闻生成场景中明确标注“AI辅助创作”，在图像生成工具中提示内容含虚构元素”。这种标识既是对用户知情权的尊重，更是构建信任的基础。其二，构建算法伦理审查义务。算法设计不能仅以流量和效率为导向，而应嵌入真实性评价指标，运用大模型进行信源核查，将虚假内容处置周期压缩至小时级，杜绝技术沦为造假工具。其三，履行数据全生命周期管控义务。AI生成内容的品质取决于“输入成色”，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已明确要求数据来源合法、质量可控，并要求说明算法机制机理，这就需要服务提供者应在事前严格审查语料安全，事中实时监测异常使用，事后快速响应侵权投诉，确保训练与生成环节的真实性。

媒体与记者作为AI使用者，更需以专业操守守护内容真实。面对“AI幻觉”问题，媒体应当遵循“辅助而非替代”的原则，摒弃单一的内容核查模式，构建技术审核与人工核实相结合的双重防线。在新闻生产中，AI虽能够提升信息采集和初稿写作的效率，但事实核查、价值判断等核心环节仍需人工主导。这种义务履行不仅是媒体职业伦理的体现，更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。在AI生成内容日益增多的今天，媒体的专业验证已成为区分事实与虚构的关键标尺。

博主、主播等内容创作者与普通网民，同样需承担合法使用AI的法律和道德义务。前者作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群体，是网络空间中的流量枢纽，需在信息生产传播中坚持诚实守信、尊重他人合法权益和规范内容标识的义务。一方面，要在广告推广、内容创作等场景中明确披露AI的使用情况；另一方面，还需对AI生成内容进行必要的审核与标注，避免误导受众。这种自律不仅是对粉丝负责，更是对自身社会声誉的珍视。

对广大网民而言，树立负责任的传播意识、提升数字素养、培养批判思维同样至关重要。面对可疑内容，要主动通过主流媒体和权威平台提供的查询功能进行核实，拒绝“随手转发”的传播惯性，不做虚假信息的“二传手”。正如驾驶员需要考取驾照、学习交通规则，数字公民也应当掌握必要的辨识能力，恪守传播伦理。

人工智能本身并无善恶，其价值实现取决于服务提供者的良心守护和使用者的义务坚守。服务提供者以技术伦理构建向善源头，新闻机构以专业责任把控内容品质，内容创作者与广大网民以传播自觉守护道德底线——只有社会各界深度参与，共同维护治理生态，才能推动AI健康有序发展。这是对数智时代信任底线的守护，更是技术与人文和谐共生的应有之义。

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）



视觉中国供图

编者按

当前，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，截至2024年12月，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规模已达2.49亿人。做短视频、查找资料、图文创作……当AI工具不可避免地融入更多人的日常生活，如何培养“与AI共存”的媒介素养，成为一道时代的必答题。

这种素养，不仅停留于读懂数据、理解算法的技术性素养，更包括识别AI幻象、数据偏见、算法风险的批判性素养，关涉隐私与公平的伦理性素养，以及在不同场景灵活应用AI工具并保持反思能力的实践性素养。只有理解了AI运行的底层逻辑，清醒意识到使用AI工具的伦理边界，人类才能保持在数智时代的独立、理性与尊严，抵抗被算法塑形和操控的命运。

步入人工智能时代，监管机制如何因时而变，为AI服务提供者制定清晰的运行规范？媒体与记者作为AI的使用者，在推动人机协同的同时，应当如何以专业操守守护内容真实？内容创作者和网民应如何提升数字素养和培养批判思维？大学教育怎样坚守唤醒学生自觉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使命，帮助学生摆脱“AI依赖”困境？这些摆在眼前的重要议题，都有必要得到严肃而深入的回答。

人是会思考的芦苇，AI时代更需呵护好这一宝贵的特性。保持人类的独立思考，共同坚守技术向善的底线，才能更好、更有尊严地与AI同行。



视觉中国供图

坚守大学使命，摆脱“AI依赖”困境

□ 黄 骏

DeepSeek等人工智能应用的相继推出，重塑了网络信息的传输和接收方式。对于大学生而言，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激发他们的思维想象、拓展知识边界。不过，部分学生则因为惰性驱使而陷入了AI依赖的困境，从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。

去年，南京农业大学和浙江大学的两位老师对来自13所高校的3000多名大学生进行了调研。结果显示，本科生使用生成式AI辅助学习的频率较高，其中“有时使用”“经常使用”和“总是使用”的占比分别为32.92%、40.49%和12.29%；有三四成的本科生表示自己会直接复制AI生成的内容。这一情况在笔者的课程中也时有上演，所以我会采取一些应对措施，比如组织无手机状态下的课堂测验答题，或者要求学生提交附带摘录页码的读书笔记等。

□ 刘海明

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加速发展期，各类AI新产品也在积极拓展应用场景，传媒业亦是智能技术重点应用的新场域。当前，人工智能在传媒业的应用，不仅局限于辅助内容审核与自动播报新闻，更向着深度智能化方向迈进。

在AI推动媒体实践数智化的同时，我们也需正视智能应用过程中的消极影响。例如，AI杜撰新闻事实、合成以假乱真的视频新闻画面，导致公众难以分辨信息真伪。要维护受众在资讯消费中的正当权益，避免AI在媒体应用中出现“越位干扰”的情况；确保媒体实践有序推进，除了呼吁出台针对性的规范管理措施，还需要媒体人升级传统媒介素养，以适配新媒介环境的需求。

那么，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体人，究竟应具备哪些新型专业素养？

面对AI，媒体人首先应当具备洞察媒体技术实践发展规律的素养。媒体实践与AI技术的结合

在研究生群体中，AI依赖的问题更为突出。不少研究生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一键生成论文，这些论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出现许多“假大空的车轱辘话”，还时常出现无中生有、张冠李戴的错误。更严重的是，过度依赖AI工具极易引发学术不端和学术造假等问题，比如，学生利用AI伪造实验数据或图片，或者直接使用AI生成虚假文献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当学生依赖AI直接生成论文时，他们实际上跳过了搜集资料、整理思路、逻辑论证等关键研究步骤。这些步骤正是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。

那么，应该如何引导大学生处理与AI技术的关系呢？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，智能机器作为人类“镜子”与“他者”的角色正在不断凸显。作为“镜子”，智能机器帮助人类窥到深层的认知规律，也在一些侧面反映着现实世界，映照出人类的局限。因此，大学生在使用AI时，应该将其视为一面用来参照的“镜子”，而不是对其过度依赖或完全拒绝尝试。

智能技术是对人类社会的模仿，是以人类的语

料、语气和情感为学习对象的。它的言行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价值观与知识体系。因此，大学生在使用AI时应该把“它”当成伙伴、朋友或同学，而不是当作一个可以直接“代劳”的员工。大学生可以尝试在与机器的对话及观点交锋中，拓展自身的灵感与思路，找到那些具有新意的选题和理论资源。例如，在撰写学术论文时，学生可以通过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轮对话，搭建自己的论文框架，还可以利用其润色功能检查文章的病句和错别字等。

另一方面，人工智能的发展，可以使人们不断反思自身在认知能力上的局限，并通过技术进行补充和增强。比如，当生成式人工智能给学生推荐一些跨学科的理论时，学生应该马上去找到这些理论的原著进行“补遗式”阅读，而不是不假思索地直接拿来使用；当智能技术给作业或论文进行润色后，学生应该认真比对两者之间的差别，从而更好地提高自身的写作逻辑能力和语言规范性。人工智能可以反衬出人们的自身问

面对AI,媒体人应该具备哪些素养

具有必然性。对于媒体人而言，需明确这一必然性的来源，了解二者结合的专业要求、不同媒介介质与AI结合的特点差异，研究该技术在同类媒介介质内容生产与传播中的特性，探寻不同环节应用对各媒体实践岗位从业者媒介素养的具体要求。这一连串问题，在现行的媒体教科书中并无答案，也超出传统媒体实践经验库的“大纲”；AI融入传媒业的进程正持续推进，媒体从业者若想避免成为AI应用中的“无用之人”，就必须深化对媒体技术实践发展规律的认知，通过洞察AI与传媒业的结合逻辑，提升智能认知素养。

面对AI，媒体人还应具备自主应用智能技术的实践素养。认识并把握规律，只是提升新型媒介素养的第一步；认识规律的目的，在于于顺应规律，也在于更好地应用规律。不可否认，AI初入传媒业时，曾在媒体从业者中引发恐慌，仿佛AI是来“抢饭碗”的，这实则是对媒体人实践主体地位的变相否定。事实上，再先进的技术亦是人造物，它们是人类的手而非竞争对手。以AI在传媒业的应用为例，媒体人既不能当“甩手掌柜”，更不

能被AI“牵着鼻子走”，而应学会给AI“布置作业”，让AI成为传媒业发展的“马前卒”。为此，媒体人需具备驾驭AI的实践能力，从而实现真正的人机协作。

面对AI，媒体人更需具备甄别智能新闻元素的核查素养。掌握媒体技术实践的主动权，离不开媒体人职业智慧的升级。要知道，AI不同于传统机械技术，而是一种“调皮的技術”，是“让人欢喜让人忧”的技术——它在为媒体实践“办好事”的同时，也可能引发杜撰事实、以假乱真等令媒体人尴尬的问题，给媒体人及其所属机构“捅马蜂窝”。我们无法阻挡AI的智能化发展进程，在欣然接纳这一技术演进的同时，更需提升对智能新闻产品的真伪核查能力。唯有提升智能新闻元素的核查素养，才能实现“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”，将AI媒体应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。

传媒业的发展脚步从未停歇，媒体人的专业素养亦需与时俱进，确保自身能力素质契合媒体实践发展的需求。

（作者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）

危险的幻觉——即技术是中立的，只要学会使用，就能掌握未来。

然而AI系统的每一个决策——从人脸识别到信用评估——都内含价值判断。正如凯西·奥尼尔在《算法霸权》一书中揭示的，算法的偏差可能在无形中放大社会不平等，而受害者往往无法察觉。因此，真正的数据素养教育应当跨越理科人文的边界，将统计知识与伦理反思、社会批判结合起来。它既要让学生理解模型与代码，也要引导他们思考：当数据被用来“预测人生”或“自动判断价值”时，我们是否还拥有被理解的权利？

值得注意的是，AI不仅改变了数据的结构，也改变了数据素养本身的学习方式。当前各类智能学习平台和AI助教（如ChatGPT、Copilot）使数据分析技能的门槛大幅降低。然而，这种便利也带来新的问题：一方面，AI确实让更多人能“快速上手”数据科学工具；但另一方面，它削弱了人对算法细节的理解，使学习过程从“理解原理”变成“调用结果”。换句话说，AI在提升表层素养的同时，可能正在侵蚀深层素养。

这种趋势会导致一种“自动化的愚昧”，或者，用矛盾修饰法来说是一种“智能化的愚昧”——人们使用AI解决问题，在对其背后的机制毫无认知的情况下，形成对AI的过度依赖，从而失去批判与创造的能力。AI时代的数据素养，必须在“使用AI”与“理解AI”之间保持张力。

数据素养因此不应仅是“技能教育”，而必须成为一种批判性理解的能力：理解数据如何被生产、被操控、被用来影响我们的认知与决策。换言之，AI时代的数据素养，是一种关于权力、伦理与人性的素养。

这种素养可以分解为：技术性素养——读懂数据、理解算法、掌握基本分析工具（如Python、Excel）；批判性素养——能识别数据偏见、算法风险、黑箱与权力机制；伦理性素养——关心隐私、AI治理、公平性与透明性；实践性素养——能在生活/工作/学术中灵活运用AI数据工具并保持反思能力。

总之，在这个“数据即语言，算法即权力”的时代，数据素养已不仅是专业能力，更是一种公民素养。提升数据素养不仅是职业发展的需要，更关乎信息判断力、社会责任感与自我认知能力的建立。

我认为，AI时代真正的数据素养，是一种抵抗的素养——抵抗被算法塑形的命运，抵抗把人简化为数据点的冲动，抵抗那种以“智能”为名消解人性的理性主义。它召唤我们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学习，以理解取代盲信，以共情取代计算。它推动我们更加关注权力关系，以及沿着更公平、更有教育意义的路径重新想象人工智能。

只有这样，数据科学才能回到它最初的使命：帮助人类理解世界，而非被世界所取代。

（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）

题和局限，正如自动驾驶汽车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的“谨慎”，其实也是不少司机反思自己驾驶行为的“镜子”。

除此之外，大学生群体在使用人工智能时，也要弄清楚它擅长做什么以及不擅长做什么。智能技术可以帮助学生处理海量数据、识别复杂模式以及完成精确性的重复任务，但它不擅长处理涉及人类情感、创造性思维以及那些需要与人打交道的工作。以笔者讲授的融合新闻学课程为例，机器新闻写作更擅长“产出”一些带有固定模板和范式的报道，而不能替代特稿、非虚构写作等文体的深度报道。只有充分了解各自所长，大学生才能正确处理好与AI的关系。

对此，高校老师理应在课堂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，帮助他们妥善处理相关的技术伦理问题。不同学科和学段对AI工具的依赖程度应当有所区别，高校还需推出精细化举措，为不同学生划定AI使用的合理边界。高校要引导学生清楚认识到：在基础知识的记忆和理解阶段，过度依赖AI可能会阻碍认知结构的建立；而在综合应用和创新环节，AI则可能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和参考。不过，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，都不能忘记教育的根本使命：唤醒学生的自觉，启迪他们的智慧，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（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

视觉中国供图